

流淌在诗经里的河流

——淇水生态觉醒笔记

□ 胡忠喜

竹影淇岸的前世今生

有人说，淇水很短，东西不足二百千米；也有人说，淇水很长，上下贯穿三千年历史。此刻我正漫步在这条河的右岸，脚下的夯土层中，考古学家们曾发掘出商代的竹筏残骸。透过那些已经炭化的竹节，《卫风·淇奥》中的千古吟唱正顺流而下，仿佛要用歌声将我带回到那个诗意的时代。“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眼前这水草丰茂、草木葳蕤的景象不免让人联想到古淇水曼妙的身姿也曾在斑斑竹影下散发着令人着迷的诗意。

自古以来，修长的绿竹就与诗意和气节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东晋时那场发生于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茂林修竹和翰墨书香中流淌的是王右军的洒脱与豁达；再比如，竹林七贤、王维“独坐幽篁”、东坡“不可居无竹”、板桥画竹等历朝历代的典故，无一不彰显着竹子的风雅气质。宋人朱熹在《诗集传》中称，“淇

上多竹，汉世尤然。”由此可见，两千多年前的华北平原也曾有着不输于江南的风韵。及至明代，诗人憨山德清笔下仍描绘了“淇澳春云碧，潇湘夜雨寒”的盛景。据淇县县志记载，这条发源于太行棋盘山的河流，曾用她清澈的河水哺育了华夏文明中最早的竹文化。那些漂浮在商周时期的竹筏，载着《邶风》《鄘风》《卫风》顺流而下，在如今淇园遗址的夯土层中用一节节乌黑的竹筒残片保守着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诗意密码。

若干年前，我曾有幸在鹤壁市竹文化博物馆中见到了明代《淇园图》的摹本，泛黄的绢帛上竹影逶迤于淇河两岸，一行白鹭与身披蓑衣的老翁形成了高远、空旷的生态画卷。然而，这样诗意而和谐的画面却只能被关在博物馆的玻璃陈列柜中。它被局促地限制在那里，仿佛有人隔空将百年前的山河美景收缩在了此间。这样的光景从春秋时起不知持续

了多少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从白鹭俯瞰的视野中瞥见成片的竹林已萎缩至仅余37亩（1亩=1/15公顷），那些朗朗诵读的风雅文章仿佛也在人们的耳蜗里被机器的轰鸣声所取代。

转机发生于2003年的“绿竹重生计划”。为了再现千年前的诗韵长河，生态专家们根据《诗经》中的记载引入了箭竹与斑竹。通过临水芦苇固土、坡地种竹涵养水源和高地古柏调节微气候，人们慢慢地在新淇水两岸构建起了三层植被带。而今，当我再次走进新落成的竹文化生态廊道时，头顶的无人机镜头帮我们从空中捕捉到了淇水两岸的植被风貌。如果那些春秋战国时的白鹭可以活到现在，它们一定能从眼中看到这不一样的和谐共生之风貌。

淇水断流的生态之殇

继续一路向西，一块石碑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几行清晰可

辨的文字霎时就将我带到了3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作为一块“断流纪念碑”，碑文中记载的1992年是淇河史上首次断流的时间。不远处几名孩童嬉闹的声音越来越远，逐渐模糊的画面在盛夏的热浪中形成了一股时空的漩涡。同样是酷夏，长期的干旱与人为活动早已让淇水河床裸露，死去的鲮鱼在红褐色的淤泥中闪着刺眼的银光。伴随着一阵眩晕，我分明听到了一条河流奄奄一息的呻吟。

那是1992年的夏天。淇水仅存的几处浅滩上泛着七彩的油膜，几个少年将双脚插入泥浆里，对着远处大烟囱里冒出的黑烟慢慢陷入了沉思。那时的夏天很漫长，河道中弥漫的刺鼻的味道被刻进了成长的记忆里。带着与少年相同的迷茫，我忧心忡忡地穿越回了现在。同样的盛夏和孩童，只不过我从30年后孩子们的眼眸中看到了碧水蓝天，看到了无尽希望。

我一路走，一路思绪飘荡，脑海中仿佛始终有一块“断流纪念碑”堵在中央，让人久久不能释怀。恍若一块久经沧桑的结痂，透过它的坚硬与冰冷，我仿佛看到了一条河的血与泪。随着近代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土地与河流不断地被蚕食、侵占，那条流淌在《诗经》里的河流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河流尚有暂停键，那么人

类发展工业的脚步是否也可以稍稍缓一缓呢？

伴随着当地政府于2015年正式启动的“淇水重生”工程，一条受伤的神经开始悄然修复，在生态修复的阵痛中完成着自我的觉醒与救赎。当地政府试图用高科技和生态发展的理念让淇水重新焕发青春，一系列修复工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淇水两岸。当我探寻的脚步落在第七号“生态浮岛”上时，凤眼莲与再力花组成的水上花园正吸引着一只只红蜻蜓驻足其上。

月光照拂的银鱼回归

如果说《诗经》中朗朗上口的文章是淇河流传千古的淙淙之声，那么淇河银鱼细细的鳞光则是她闪耀在眼眸中的光。

当时间回到了2015年的子夜，彼时月光皎洁、微风轻拂，淇水有着孕育前最后的宁静。没有人知道在这片河流的腹部发生着怎样细微的变化，除了生态监测员王璐。在红外相机一闪一闪的红光里，王璐的眼中突然有了细碎的亮光。起初，她以为是晚风将月影吹散开来，化作了粼粼波光。但当她再次睁大疲倦的双眼时，红外相机正捕捉到大批银鱼洄游的场景。王璐知道，这是淇河银鱼将要产卵的征兆。作为原生于淇河的典型鱼类，淇河银鱼以其“脊椎透明如水晶，尾鳍

摆动落星芒”的特征而被人们所熟知。这种游弋在《诗经》所属时代的珍稀物种，因古代食客们“入馔如玉”的赞誉而遭到了大量的捕捞。再加上工业大发展中污水横流，恶劣的生存环境一度让它们在这条河流中消失了30多年。

“银鱼对水质敏感得就像《邶风》里‘女子善怀’的心事”，王璐指着实时监测屏用一番颇有诗意的比喻揭示了银鱼生存的困局。随着溶解氧8.2毫克/升的数据在蓝色的界面上跳动，她身后大片的再力花与凤眼莲正在用根系吸附着水中的重金属离子，而这也正是浮岛生态净水的关键所在。虽然说淇河的生态治理离不开今人高科技的应用，但是水生植物根茎吸附净水的智慧却来自《诗经》。这些从《诗经》中走出来的植物，正在以一种古老的智慧反哺着淇水这条命途多舛的河流：荇菜净化富营养水体、蒹葭巩固滩涂、蓼蓝吸收工业残留……古老的智慧正替今人解决着棘手的生态难题。

随着水产研究所培育的500万尾银鱼苗陆续被投放入水中，一条母亲河又重新开始了她的孕育循环。

流淌千年的生态启示

一路溯流，一路从古今的时空转换中窥见流淌千年的生态文

明启示。当夕阳把淇河染成《卫风》里的彤管色时，我远远听到有人正在亲水平台上背诵“弁彼鸛斯”的诗句。

是啊，一条河流如果少了水禽与天空的连接，又怎会明媚飘逸，让人流连忘返呢？除了生态监测员王璐的红外相机，位于淇河两岸的鸟类观测站也时常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

翻开站长陈墨的记录本，那张记载于1985年的泛黄的纸页上工整地写着：“3月18日，遇见白颈鸦1只。”而现在，监控AI正自动识别着第629只白颈鸦的虹膜纹路。这种翩然于《诗经》中的灵鸟，其种群数量与水质清洁度再次达到了一个和谐的峰值。

天地间变得越来越安静，当我夜宿淇河水文站时，两种涛声正交错着从耳边袭来。一种是河风穿过万亩竹海时沙沙的声响，带着竹叶摩挲的浓稠感；另一种则来自淇河，她仿佛母亲的轻拍，附和着竹浪声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共振。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一座城市正酣然入睡，而月光下的淇河正闪烁着她慈爱的目光。

黎明时分，当银鱼群在人工鱼礁产下最后一批鱼卵时，我正在阳光的沐浴中缓缓起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得不说淇河那馥郁的微生态温润了我昨夜的美梦。当我在梦中化为一条银鱼徜徉在清澈的淇河中时，我仿佛看到了《诗经》中古朴、浪漫的

倒影，窥见了一片璀璨的文明。

当阳光为淇河披上金色的纱巾，此刻的淇河是游客眼中的神仙秘境，是白颈鸦眼中的水域天堂，更是《诗经》中流淌了三千年的诗意韵脚——所有关于生态文明的救赎终究要回到“河水清且涟漪”的初心。此刻的淇河，既是云计算里的绿色代码，又是竹筒上未干的墨迹。当无人机掠过两岸二十里竹廊，一幅缥缈俊逸的山水风景画正与《诗经》达成了惊人的重合。原来，我们一直苦苦追寻的生态文明密码早已写在了先民们的歌谣里，流淌在国人不负青山绿水的血液中。

（胡忠喜，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淇河风光